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飛龍全傳  
第四十五回 杜二公納婿應運 高行周遣子歸鄉

詞曰：軍旅盤桓山渚，憶念思千縷。不作孤鴻去，假良緣，長者許，紅線聯翠羽。欣相聚，擬作休征，功遍宇。旌旗到處，磨厲以須自裕。誰實矜張，勢殺徒遺淒楚。已是天涯多間阻，回顧斜陽，且待後舉。

右調《隔浦蓮》

話說杜二公送趙匡胤到西書房安歇了，復回身來，候母親睡了，然後夫妻回房。正要寬衣，見有丫鬟來報，西書房火起。杜二公驚得心慌意亂，開門不迭，拉了褚氏，急忙忙奔至書房門首，那裏見有半星的火影兒？祇見一塊紅光罩住在書房屋頂上。夫妻各向門縫裏張看得親切，祇見匡胤睡在床上，安安靜靜，那頂門透出一條赤色真龍，口中不住的在那裏吞吐火焰。二人不敢出聲，看了一回，悄悄轉身，回頭看那屋上的紅光，兀是像火發的無異，心下各自驚奇，又是歡喜。回至房中，分付丫鬟，不許到西書房去驚動大爺的安寢。

夫妻二人坐下，沉想了一回，褚氏開口道：「當家的，我看趙家外甥頂現真龍，必定後來有皇帝之分。」杜二公點頭道：「賢妻，我一向要對你說，祇因山寨事煩，不曾與你知道。舊年在中秋節後，有一道人叫做苗光義，他上山來與我相面，原說我家的外甥是個真命之主，叫我招聚兵馬，積聚糧儲，日後助他成事，我尚未信。不想今夜目睹其兆，果應他言，此子後來必為天子無疑了。但此事祇可你知我知，不宜洩漏。」褚氏道：「說也奇怪，我昨夜睡到三更，得了一夢，夢見一個道裝的白鬚老人，手內拿了一本簿子，含著笑臉，對我說道：『你女兒麗容有后妃之福，須要加意撫他。當記真龍出現，便是貴婿。』那時我對他說道：『我們乃綠林之輩，生的女兒焉能有后妃之分。』那老人道：『你若不信，可隨我來，與你一個證見。』我夢中便跟了他走。走到一個去處，見有許多高大的宮院，都是金裝玉砌，分外齊整，那宮裏的擺設富豪，從來不曾見的。又見兩旁立著許多綵女，中間坐著一位宮裝打扮的美人，甚是華麗。當家的，你道中間坐的是誰？」杜二公道：「賢妻，你做的夢，我怎的知道是誰？」

褚氏道：「卻不是別人，原來就是我的女兒。其時我見了女兒，想他怎麼到得此地？正要進去問他，不道被你一個翻身，把這骨朵兒雙足登了我的肩窩，驚醒了來，正聽得外面嘍囉纔打四鼓。你道這夢奇也不奇？」杜二公呵呵的笑道：「這夢做得果奇，祇是可惜我翻的身兒不好，驚醒了你，累你不得問明女兒，也同在那裏享福。這都是我的足兒無禮，你當問他一個大大罪名。」褚氏聽罷，也笑將起來，啞了一聲道：「你還要說這趣話，我想昨夜做的夢，與今日見的真龍，他兩下莫非真有姻緣之分？我們到了明日，何不把女兒當面許了他，他日後做了皇帝，我與你怕不是個國丈皇親？也得個下半世威顯些兒。」杜二公道：「聞得外甥在東京已做過親了，怎好又把女兒許他。」褚氏道：「原來你是個呆子。那皇帝家有三宮六院，富貴家有三妻四妾。日後正宮雖然沒分，我女兒偏宮是一定有的，你怎麼說出這呆話？」杜二公道：「賢妻莫要性急，我本早有此心，猶恐你說的不真，故此假言以試耳。既然你我同心，明日便請母親說合便了。」褚氏大喜道：「這便纔是。」於是夫妻商議已定，睡了一宵。

到了明日，夫妻起來。回到太太房中說知此事。太太大喜，便叫丫鬟到西書房去請公子進來。丫鬟答應一聲，往外便走，去不多時，已把匡胤請了進來。匡胤先請了安，然後問道：「外婆，呼喚孫兒，有何分付？」太太道：「我請你進來，別無他事，因有一言與你商量，祇是你要依的。」匡胤道：「外婆有甚話講，孫兒無有不依。」太太道：「我兒，祇因你母舅尚未有子，祇有表妹，年當十五，意欲招你為婿，你莫要違了他的美意。」匡胤道：「原來如此。祇是孫兒有過了親事，外婆所知，怎敢再屈表妹？」太太道：「你這孩子，原來也是糊塗，你難道不曉得皇帝家有三宮六院，富貴家有一妻二妾，何況於你，這是你母舅舅母愛你，故把表妹相許，他倒肯了，你倒不肯！」匡胤道：「非是孫兒敢於違命，一則不得父母之命，二則軍務在身，怎敢及於私事。但蒙二位大人錯愛，且待班師之日，稟過了父母，然後下聘。」褚氏猶恐走脫了這個皇帝女婿，即便說道：「甥舅至親，等甚麼父母之命，誰耐煩到班師之時，外婆做主，也不消甚麼聘禮，你祇消留下一物為定，便是無改無更的了。」匡胤道：「舅母雖如此說，但甥兒奉旨提兵，身邊並無一物，奈何？」褚氏聽說，把眼兒望著匡胤周身的賸，見匡胤身上有一個玉鴛鴦，即便伸手過去，摘了下來，執在手中一看，說道：「就是他罷。」杜麗容該有西宮之福，又值褚氏有心配他，自然易於玉成其事也。有詩為證：

偶然濃睡現真龍，觸起三更夢裏容。

意決心專誠作合，姻緣何論水山重。

當下匡胤辭別了外婆舅母，同杜二公出來至廳上。與李通周霸相見了。李通分付安排早飯，大家用了。然後點撥人馬，選了五千精兵，跟隨匡胤下山。其餘不願去的，都在山上，仍舊守把巡邏。其山寨事務，交與褚氏掌管。李通分撥已定，便同周霸杜二公領了五千人馬，隨匡胤一起下山，來至大營，合兵一處，共有一萬六千人馬。三將又與鄭恩二董各各相見。匡胤傳令，放炮起行，大軍竟望潼關大路而來。此言慢表。

卻說高行周自從滑州回兵，到了潼關，心神不定，帶病在身，終日在帥府靜養。公子懷德侍奉伏事，寸步不離。一應大小政務，悉委副帥岳元福掌管。當時不上三個月日，得報郭威兵破汴梁，逼死漢主，已經踐位東京，更改年號。高行周聞了此報，默然不語。又過了幾日，周主詔書頒行天下，凡是外鎮諸侯，皆要上表稱臣，加官進祿。若有抗違不遵旨意，即以謀逆定罪。高行周看了詔書，心中火起，怒髮衝冠，罵一聲：「老賊！你弑逆君上，篡奪天位，身負彌天大罪，還敢放肆藐視天下諸侯，你富貴眼前，罵名萬代。我高行周受了漢主爵祿，不能與主報讎，已為不忠，怎敢改變初心，稱臣於篡賊，有玷我平昔威名。」高行周說到此處，不覺怒氣填胸，登時發暈。老夫人與公子見了，心下著忙，即便兩下攙扶住了，急令丫鬟取湯水灌下。高行周量去有半個時辰，方纔漸漸甦醒，長嘆一聲，說道：「我欲兵上東京，與主報讎，怎奈劉主洪福已盡，老賊當興，恐不能扭轉天心，徒然損將折兵，終為無補。如我不去討賊，不惟遺笑於天下諸侯，又恐日後史筆流傳，說我高行周枉為一世之英雄，畏刀避箭，尸位素餐，既不能與主報讎，復不能盡忠死節，豈是為臣之理。」左思右想，總然想不出半籌計策。此時心神昏聩，主意全無，祇得和衣睡在榻上，閉目凝思。

彼時又過了幾日，忽然想道：「我高行周總是無能，到了這個時勢，還要想甚麼計，尋甚麼策？既是食人之祿，但當盡己之心，纔是做臣子的道理。但吾盡吾心，理上該當。祇孩兒懷德，他尚年幼，況未受職，如何也叫他遭其無辜？我不如打發他母子回轉山東，務農過日，也可延高氏一脈，一則全了吾威名大節，二則不致覆滅宗嗣。」主意已定，開口叫聲：「懷德，為父的食了漢主之祿，雖君不在，理該為國守土。但天意已定，也不必說了。總之有死而已。祇是你未受君恩，在此無益，你可收拾行裝，同你母親回到山東祖基居住，自耕自食，也可過日。日後倘得你兄弟回來，須是和睦友愛，孝養汝母，以盡天年，就如事為父無異了。」原來高行周所生二子，長名懷德，次為懷亮。那懷亮自幼失散，未見蹤跡。當時懷德稟道：「爹爹既要保守潼關，為漢主復讎，孩兒理當在此，添助一臂之力，怎麼倒叫孩兒同了母親回歸鄉井起來？況爹爹抱病未痊，尚宜調養，若孩兒去了，誰人侍奉？在爹爹未免舉目無親，於孩兒失了人子之分。此事恐有未便，還請爹爹三思。」行周道：「吾兒，你言雖有理，但大義未明，皆由你年幼未學之故。為父的為君守土，乃為盡忠。汝為子的不背父言，便是大孝。今我病雖未痊，諒無妨害，即如郭威，料他也不敢提兵犯境，自取敗亡。我意已定，汝不必多言，快須收拾前去。」懷德見父意已決，不敢有違，祇得收拾行裝，備下車馬。次日，辭別了行周，出帥府上路，夫人乘車，懷德坐馬，母子二人，竟望山東進發。按下不提。

單說高行周自從打發他母子去後，又過了幾日。這日正在後堂門坐，打算保土復讎之策。忽聽關外炮響連天，早有探子報進府來：「啟帥爺，今有周主差點人馬，來征潼關，現在城外安營。請令定奪。」高行周聽報，默然不語，想那周主那有能人？並無戰將，興此無益之兵，自討其死。分付左右賞了探子，回歸汛地。不一時連有兩次報進府來，祇激得高行周咬牙切齒，怒目揚眉，指

定了汴梁罵道：「郭威的篡賊！你安敢欺我有病，發兵前來犯我城郭，藐我英名！常言道虎瘦雄身在。老賊啊，你此番錯認定盤星，打算差了主意，祇怕你整兵而來，片甲無回。」遂傳令出去：「關上添兵把守，晝夜巡邏，不許懈怠。又要多備灰瓶石子，防他攻城。待計議定了，出兵殺賊。」中軍官答應一聲，領兵去了。高行周又差探事人，暗暗出城打聽那領兵的是何人，叫甚名字。探事人得令，潛出城去，打聽明白，進城已是天晚，忙進帥府回稟道：「啟元帥，那領兵官本身尚無官職，乃是漢主殿前都指揮趙弘殷的大公子，名叫匡胤。打探的確，謹來稟復。」

高行周聽了領兵的是趙匡胤，不覺吃了一驚。那高行周乃當世一員虎將，出兵會陣，不知見過了多少能人，怎麼今日聽了趙匡胤領兵，便心內吃驚？祇因高行周又有一件絕技，甚是驚人，乃是麻衣神相。少年時熟習其法，研究精微，不拘誰人，經他看過，便曉得生來壽夭，一世榮枯，相法如神，從無不準之理。又是與趙弘殷同為一殿之臣，也曾見過匡胤，看他有帝皇之福，具大貴之相，所以聞了他領兵，心下吃驚。當時發遣探事人出去之後，悶坐後堂，低頭思想：「若是別人領兵，那裏在我心上？誰知是他前來，他命大福長，與他會陣，必有損將折兵之禍，斷難取勝。這般看來，果是天意該當滅我，所以領兵的遇了大貴之人，正值我患病不能征戰，如之奈何？」短嘆長吁，並無一策。到了晚上，秉燭進房，睡臥不安，心神撩亂。側耳聽那更鼓，正打三更。披衣起來，步出房門，至天井中，抬頭觀看天象。祇見明星朗朗，正照周營。自家主星，慘淡無光，搖搖欲墜。心中一驚，氣往上沖，被那金風逼體，冷汗淋身，不覺一時眼昏頭暈，站立不住，急將身軀靠在欄杆之上，靜息片時，方纔心定神安。便叫答應的人攙扶進房，眠在軟榻之上，閉目靜養。正是：

運至人欽吾，時衰我懼人。

我非真懼彼，彼自有驚人。

卻說匡胤人馬到了潼關，安下營寨，準備次日交戰。不想連過了十日，並不見城中發出一兵一將，心下甚是疑惑，打發細作人暗暗的往四處探聽，恐高行周暗調人馬出城，安排姦計。細作打聽的實，回報各處都無動靜，匡胤方始安心。欲要選兵攻打，無奈路窄難行，徒然費力。因這潼關乃是陝西河南山西三省交界之地，路道狹窄，不便攻圍，所以叫做雞鳴三省，金斗潼關，一人把守，萬夫難入，乃是一個險要的去處。

匡胤見攻打不便，又不見高行周出城會戰，心中焦燥起來，便罵道：「苗光義這牛鼻子的道人，他在王府中恁般胡言亂語，說我運至時來，逢凶化吉，又說我兵上潼關，便能戰勝，怎麼到此已有十餘日，不見高行周的兵馬出來？這不是他隨口謊言，騙人之局麼？」鄭恩道：「二哥，你不要性急，那口靈的苗先生，算來絲毫兒都是有準，樂子極歡喜他，怎麼你卻罵他？你且安心等待他幾日，自然還你應驗。」匡胤道：「三弟，你便不知事勢，這行兵之道，貴乎神速，若遷延時日，不惟我兵懈怠，且使賊人設策，必敗之理也，如何等待得他？」鄭恩道：「樂子也不管等他不等他，祇勸你看管人馬，酒也有得喝，肉也有得吃，樂子和你趁這機會，便多住幾時，卻不快活？祇管要想回去做甚？你若回去，祇怕那個郭威驢球入的，又要殺你哩。」匡胤道：「你莫要說這呆話。為今之計，須當打量與他會戰，或者上天默佑，便可成功。但高行周閉關不出，延挨時日，倘我兵糧草不繼，那時如何處置？必須罵他出來，方好交戰。」鄭恩道：「二哥，你要高行周出來，這也不難，樂子自有方法。」匡胤道：「兄弟，你有甚方法可使高行周出來會我？」鄭恩道：「二哥，你難道忘了麼？前日野雞林叫韓通的法兒，虧了樂子一頓的痛罵，纔得這驢球入的出來。今日叫高行周，也要用此法兒，自然他出來會你。」匡胤道：「既如此，即煩賢弟走一遭便好。」鄭恩笑道：「這個自然，這法兒除了樂子，別個也做不來。」

說罷，提了酸棗棍，跨上一匹黑色馬，奔至關下，高聲叫罵。關上守把的軍士見了，飛風報進帥府。那高行周祇因心下憂疑，病體沉重，不能領兵出敵，祇得分付軍士用心守把，莫去理他，且待病愈，然後計議出兵。因此，鄭恩在關外叫罵了一日，並無動靜，空自回營。一連罵了四五日，關上祇不理他。

那高行周手下的將士，見主帥病勢沉重，不理軍情，關外周兵又是辱罵討戰，人人害怕，個個驚慌，即忙使人報進帥府。高行周不覺雄心猛烈，火性高沖，大叫一聲：「氣殺吾也！」分付左右，傳令開門，便要領兵出去會戰。有分教——計謀百出，難回已去之天心。力勇萬夫，怎敵當來之兵勢。正是：

空存守土勤王志，應起捐軀報國心。

畢竟高行周怎的會戰，且聽下回分解。